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子
部
·
容
斋
随
笔

(十一)
李 燮 瑶 主 编

目摇摇录

杜畿李泌董晋·····	员
曹马能收人心·····	缘
容斋五笔卷一·····	愿
天庆诸节·····	愿
虢州两刺史·····	怨
狐假虎威·····	员
郎官非时得对·····	员
王安石弃地·····	员
风俗通·····	员
昏主弃功臣·····	员
问故居·····	员
人臣震主·····	员
陶潜去彭泽·····	员
羌戎畏服老将·····	员
容斋五笔卷二·····	员
二叔不咸·····	员
官阶服章·····	员
吕望非熊·····	员
唐史省文之失·····	员
李德裕论命令·····	员
汉武唐德宗·····	员
诸公论唐肃宗·····	员

孙马两公所言	獫
元微之诗	獫
详正学士	漚
容斋五笔卷三	漚
士大夫避父祖讳	漚
元正父子忠死	漚
萧颖士风节	缘
开元宫嫔	漚
先公诗词	漚
三衙军制	缘
欧阳公勋封赠典	缘
五方老人祝圣寿	缘
容斋五笔卷四	远
平王之孙	远
韩文称名	远
近世文物之殊	远
容斋五笔卷五	远
庾公之斯	远
大言误国	远
冥灵社首凤	殒
《左传》州郡	殒
史记简妙处	殒
玉津园喜晴诗	殒
虢巨贺兰	愿
容斋五笔卷六	愿
鄱阳七谈	愿

经解之名	愿源
李彦仙守陕	愿远
奸雄疾胜己者	怨猿
汉书多叙谷永	怨缘
玉堂殿阁	怨苑
汉武帝喜杀人者	怨恕
知人之难	员员
容斋五笔卷七	员园
盛衰不可常	员园
唐赋造语相似	员缘
张蕴古大宝箴	员苑
叙西汉郊祀天地	员园
寥寥二字义训	员园
琵琶行海棠诗	员源
东坡不随人后	员缘
元白习制科	员苑
韩苏杜公叙马	员愿
容斋五笔卷八	员员
白苏诗纪年岁	员员
白居易出位	员远
白公感石	员愿
礼部韵略非理	员园
承习用经语误	员园
长庆表章	员缘
八种经典	员苑
容斋五笔卷九	员恕

不能忘情吟·····	员恕
欧公送慧勤诗·····	员园
东不可名园·····	员源
何恙不已·····	员远
韩公潮州表·····	员苑
燕赏逢知己·····	员恕
端午贴子词·····	员象
容斋五笔卷十·····	员猿
哀公问社·····	员猿
唐人草堂诗句·····	员远
公谷解经书日·····	员愿
柳应辰押字·····	员源
斯须之敬·····	员远
祖宗命相·····	员愿

杜畿李泌董晋

汉建安中，河东太守王邑被召，郡掾卫固、范先请留之。固等外以请邑为名，而内实与并州高干通谋。曹操选杜畿为太守，固等使兵绝陕津，数月不得渡。畿曰：“河东有三万户，非皆欲为乱也。吾单车直往，出其不意，固为人多计而无断，必伪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计縻之足矣。”遂诡道从郾津度，固遂奉之。畿谓固、先曰：“卫、范，河东之望也，吾仰成而已。”比数十日，诸将斩固等首。

唐贞元初，陕虢兵马使达奚抱晖杀节度使张劝，代总军务，邀求旌节。德宗遣李泌往，欲以神策军送之，泌请以单骑入，上加泌观察使。泌出潼头，郾坊步骑三千布于关外，曰：“奉密诏送公。”泌写宣以却之，疾驱而前。抱晖不使将佐出迎，去城十五里方出谒。泌称其摄事保城壁之功，入城视事。明日，召抱晖至宅，语之曰：“吾非爱汝而不诛，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将帅，皆不能入，故丐汝余生。”抱晖遂亡命。

宣武节度使李万荣疾病，其子迺为兵马使，欲为乱，都虞侯邓惟恭执送京师。诏以东都留守董晋为节度使。惟恭权军事，自谓当代万荣，不遣人迎晋。晋既受诏，即与仆从十余人赴镇，不用兵卫。至郑州，或劝晋且留观变。有自汴州出者，言不可入，晋不对，遂行。惟恭以晋来之速，不及谋，去城十余里，乃帅诸将出迎。晋入，仍委以军政。久之，惟恭内不自安，潜谋作乱，事觉，晋悉捕斩其党，械惟恭送京师。

观此三者，其危至矣！杜畿、李泌、董晋，皆以单车入

逆城，从容妥定，其智勇过人如此。唐史犹讥晋为懦弛苟安，殆不然也。是时，朝议以晋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用汝州刺史陆长源为行军司马以佐之。长源性刚刻，多更张旧事，晋初皆许之，案成则命且罢，由是军中得安。初，刘玄佐、李万荣、邓惟恭时，士卒骄不能御，乃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庑下，挟弓执剑以备之，时劳赐酒肉。晋至之明日，悉罢之，谓之懦弛，实为失当。晋在汴三年而薨，长源代之，即为军士所杀。向使晋听用其言，汴乱久矣。又《李泌传》但云拜陕虢观察使，开车道至三门，及杀淮西亡兵。于赴镇事略不书，亦失之也。

【译文】

东汉建安年间，河东太守王邑被召往京师，其部下卫固、范先请求挽留王邑。卫固等人以挽留王邑的名义，却和并州的高干密谋。曹操选派杜畿任太守，卫固等派兵破坏陕山一带的渡口，杜畿几个月未能渡过黄河。杜畿说：“河东有百姓三万户，并非都想反叛，我一人乘车前往，出其不意，卫固等人虽然计谋多端，却优柔寡断，必定假装接受我，我到太原城一个月内，想办法笼络住他们就可以了。”于是，便从郾津渡河，卫固等都听他指挥。杜畿对卫固、范先说：“你们二人是河东百姓的希望，我不过是坐享其成而已。”过了十多天，诸将杀死了卫固等人。

唐贞元初年，陕虢兵马使达奚抱晖杀死节度使张劝，代理统管军务，并要求正式任命他。德宗派李泌前往，打算派神策军护送，李泌则请求单独前往。德宗加封李泌为观察使。李泌出了潼关，鞞坊驻军步兵骑兵三千人布于潼关外，他们说：“我们奉天子的密诏送你。”李泌写了个命令让他

们退走，自己疾驰前进。达奚抱晖不派部下迎接李泌，等李泌离城十五里时才出迎。李泌称赞他代管军事和保卫城池之功，然后入城办公。第二天，把达奚抱晖叫到家里，对他说：“我并不是因为喜欢你，才没杀你，恐怕从今以后凡是有危险疑难之地，朝廷所任命的将帅，都不能前去，因此，请你自己找一条生路。”达奚抱晖于是逃命出走。

宣武节度使李万荣病重，他的儿子李迺任兵马使，想发动叛乱，被都虞侯邓惟恭捉住押送京城。天子下诏让东都留守董晋为节度使。邓惟恭掌管军事，自认为应当取代李万荣，不派人迎接董晋。董晋接受任命后，便和仆从十余人前往赴任，不带其他士兵。到了郑州，有人劝他暂且停下来观察形势。有人从汴州出来，说那里不能去，董晋不回答，便动身了。邓惟恭因为董晋来得很快，来不及商量对策，当董晋离城十余里时，便率领诸将迎接。董晋进入开封后，仍委任邓惟恭管理军事。时间长了，邓惟恭心里不安，阴谋叛乱，事情被发觉后，董晋捕杀了他的同党，囚禁邓惟恭送往京城。

试看以上三件事，真是危险啊！杜畿、李泌、董晋，都是只身进入叛乱的城中，从容镇定，智勇过人。《新唐书》讥讽董晋懦弱废弛，苟且求安，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当时，朝廷上议论董晋柔弱仁慈，怕不能成事，让汝州刺史陆长源为行军司马来辅助他。长源性格刚直，喜欢改变旧制，董晋最初都允许了，等事办完后便又恢复原来的制度，因此军中得以安定。起初，刘玄佐、李万荣、邓惟恭掌兵权时，士兵骄横，不可控制，便安置心腹于公庭，挟弓执剑，以防不测，并时常犒赏酒肉。董晋到任的第二天，便撤除了这些优

兵。说他懦弱废弛，实在不妥当。董晋在汴州三年便去世了，用陆长源代替他，不久便被士兵杀死。如果过去董晋采用陆长源的做法，汴州早就乱作一团了。《李泌传》中又只说他被授为陕虢观察使，修路一直修到三门，又杀了淮西逃亡的士兵，对于他到汴州赴任的事则略而不写，实是一个失误。

曹马能收人心

曹操自击乌桓，诸将皆谏，既破敌而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操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侥幸，虽得之，天所佐也，顾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魏伐吴，三征各献计，诏问尚书傅嘏，嘏曰：“希赏徼功，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司马师不从，三道击吴，军大败。朝议欲贬出诸将，师曰：“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悉宥之。弟昭时为监军，惟削昭爵。雍州刺史陈泰求敕并州，并力讨胡，师从之。未集，而二郡胡以远役遂惊反，师又谢朝士曰：“此我过也，非陈雍州之责。”是以人皆愧悦。讨葛诞于寿春，王基始至，围城未合，司马昭敕基敛军坚壁。基累求进讨，诏引诸军转据北山。基守便宜，上疏言：“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于势大损。”书奏报听。及寿春平，昭遗基书曰：“初，议者云云，求移者甚众，时未临履，亦谓宜然。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心，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于制敌禽贼，虽古人所述，不过是也。”然东关之败，昭问于众曰：“谁任其咎？”司马王仪曰：“责在元帅。”昭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耶？”引出斩之。此为谬矣！操及师、昭之奸逆，固不待言。然用兵之际，以善推人，以恶自与，并谋兼智，其谁不欢然尽心悉力以为之用？袁绍不用田丰之计，败于官渡，宜罪己，谢之不暇，乃曰：“吾不用丰言，卒为所笑。”竟杀之。其失国丧师，非不幸也。

【译文】

曹操决定亲自率兵去攻打乌桓，将领们都劝他不要去。不久，曹操打败乌桓，凯旋归来，一一询问以前劝止他的人，众人不知他出于什么意图，都很害怕。曹操对于这些人都给予了重赏，说：“我前去攻打乌桓，是冒着很大危险才侥幸成功，虽然获得了胜利，这是天意，但不能常作这样的事。诸位劝止我，是为了我的安宁，因此才重赏你们。以后你们有什么建议可随时讲。”魏国攻打东吴，三次征伐，大将们都纷纷献计，天子下诏征求尚书傅嘏的意见，傅嘏说：“将士贪图赏赐，求功心切，先作战，而后想取得胜利，这不是保全军队的长久之计。”司马师不听，悍然分三路进攻吴国，结果打了败仗。朝廷议论打算对那些大将给予降级外调，司马师说：“我没有听从傅嘏的话，才打了败仗，这是我的过失，诸位将领有什么罪？”于是都免予处分。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当时任监军，只被削去了爵位。雍州刺史陈泰要求司马师给并州下命令，把力量合并在一起讨伐胡人，司马师采纳了这个建议。部队还没有集结，有两个郡的胡人因为要到远方打仗，惊慌之余，都起来造反了。司马师给朝中的士大夫道歉说：“这是我的过失，不是陈泰的责任。”所以人们都佩服他的雍容大度。

司马昭派兵攻打寿春的诸葛诞时，王基领兵刚到，还没有把城包围起来，司马昭命令王基收兵坚守营地。王基多次请求攻城，司马昭让他率军转移占据北山。王基根据情况提出建议，上疏说：“如果把军队迁移到平安保险的地方去，不能打仗，人心动摇，就会损伤士气。”这个意见得到了司马昭的赞同。寿春平定后，司马昭给王基的书信说：“起

初，议论攻城的人七嘴八舌，要求军队迁移到保险地方的人很多，我没有亲自前往，也认为应该这样。将军你计算了利害得失，坚持己见，对上违背天子命令，对下拒绝众人建议，终于制服了敌人，捉住了贼寇，即使古代谋略出众的人，也不过如此吧。”然而司马昭在东关打了败仗，他问众人：“谁应承担打败仗的责任？”司马王仪说：“责任在元帅。”司马昭大怒说：“司马王仪想把罪责推在我身上吗？”将王仪拉到帐外杀了。这样做就太荒谬了。曹操和司马师、司马昭的奸诈，就不必说了。但在用兵的时候，把美名推给别人，把恶名担起来，善于吸收别人的计谋和智慧，还有谁不尽心竭力去为他们效力的呢？袁绍不听田丰的建议，在官渡败给了曹操，应该责问自己，向田丰致谢，他却说：“我没有采用田丰的意见，受到他的耻笑。”竟然把田丰杀了。袁绍的亡国丧师，实在是咎由自取啊！

容斋五笔卷一

天庆诸节

大中祥符之世，谀佞之臣，造为司命天尊下降及天书等事，于是降圣、天庆、天祺、天贶诸节并兴。始时京师宫观每节斋醮七日，旋减为三日、一日，后不复讲。百官朝谒之礼亦罢。今中都未尝举行，亦无休假，独外郡必诣天庆观朝拜，遂休务，至有前后各一日。此为敬事司命过于上帝矣，其当寝明甚，惜无人能建白者。

【译文】

大中祥符年间，一些谄谀奸佞之臣，制造了司命天尊下凡以及天书等事，于是降圣、天庆、天祺、天贶等节日一并兴起。开始的时候，京城的宫观每节都要设斋坛祈祷七天。随后减为三天、一天，后来就不再举行了。百官朝谒之礼也随即而废止。如今京城未曾举行此类活动，官员们也不休假。只是有一些地方每遇诸节必到天庆观朝拜，于是他们放下公务，以至有节前节后各放假一天的。这是敬事司命超过了上帝。很明显，这类活动应当禁止，可惜无人能向皇上建议。

虢州两刺史

唐韩休为虢州刺史，虢于东、西京为近州，乘舆所至，常税厩马。休请均赋它郡，中书令张说曰：“免虢而与它州，此守臣为私惠耳！”休复执论，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岂为政哉？虽得罪所甘心焉。”讫如休请。卢杞为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谓食之便。”帝曰：“守虢而忧它州，宰相材也。”诏以豕赐贫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入，逾年拜相。案两人皆以虢州守臣言公家事，而休见疑于名相，杞受知于猜主，遇合有命，信哉！

【译文】

唐玄宗时，韩休为虢州刺史，虢州距东、西两京都很近，每当皇帝的车马至此时，常向百姓征用马厩、草料。韩休奏请朝廷让邻州均摊一部分，中书令张说知道后说：“减免虢州而把负担均给邻州，这是虢州刺史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因此不予批准。韩休再次上书争论，属吏告诉他这样做恐怕会违忤宰相，韩休说：“我身为刺史知道百姓的困苦而不及及时补救，还怎么管理百姓？虽然得罪宰相，我也心甘情愿。”最后，朝廷答应了韩休的奏请。唐德宗时，卢杞任虢州刺史，上奏说，虢州有官猪三千头，已成为百姓的一块心病。德宗批复说：“那就把它们迁到沙苑吧！”卢杞又上奏说：“同州百姓也是陛下的臣民，臣认为还是把它们吃掉为好！”德宗说：“身在虢州却能为它州百姓担忧，真是宰相之材！”于是下诏将官猪赐与当地的贫苦百姓，并有意让

卢杞执掌朝政。不久，卢杞被召入朝，第二年升为宰相。韩休、卢杞都以虢州刺史的身份谈论国家公事，而韩休被名相张说怀疑，而卢杞却被多疑的德宗委以重任。机遇都是命中注定的，可信哪！

狐假虎威

谚有“狐假虎威”之语，稚子来扣其义，因示以《战国策》、《新序》所载。《战国策》云：“楚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如何？’群臣莫对。江乙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矣，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新序》并同。而其后云：“故人臣而见畏者，是见君之威也，君不用，则威亡矣。”俗谚盖本诸此。

【译文】

有句成语叫“狐假虎威”，我的幼子来问它的含义，我就把《战国策》、《新序》中的记载让他看。《战国策》中记载：“楚宣王曾问群臣：‘我听说北方诸国很害怕昭奚恤将军，果真如此吗？’群臣中无人回答。江乙回答说：“老虎天天捉各种动物吃，一天，它捉住一只狐狸，狐狸说：“你不敢吃我！上帝让我做百兽之王，今天你吃了我，就是违逆上帝的命令。你如果不相信，我可以在前面走，你跟在我后面，看看百兽见了我不敢不逃跑？”虎信以为真，就跟随它一起走。百兽见到它们都慌忙逃窜，老虎不知道百兽是害怕它而逃跑，以为它们是怕狐狸！现在大王的属地方圆五千里，有百万大军，而您把军队委托给昭奚恤指挥，所以北方诸国惧怕奚恤，其实他们真正害怕的是大王强大的军队，就

如同百兽害怕老虎一样。’”《新序》的记载也与此相同。而且在后面接着写道：“所以说人们害怕那些大臣，主要是害怕君主的权威，君主若不施用权力，其权威也就不存在了。”这句成语大概就是起源于此。